

余
刚◎著

更新的火 却在消失

GENGXIN DE HUO QUEZAI
XIAOSHI

 中国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·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余
刚
◎
著

更新的火 却在消失

GENXIN DE HUO QUEZA
XIAOSHI

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·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更新的火却在消失 / 余刚著. —北京: 中国
出版社, 2011. 9

ISBN 978 - 7 - 5087 - 3672 - 3

I. ①更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书评—选集②诗歌评论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G236②I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200 号

书 名: 更新的火却在消失

著 者: 余 刚

责任编辑: 刘运祥 谢田芳

出版发行: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电话: 编辑部: (010) 66081078

邮购部: (010) 66060275

销售部: (010) 66080300 传真: (010) 66051713

(010) 66051698 传真: (010) 66080880

(010) 66080360 (010) 66063678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45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: 11.25

字 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.00 元

第一部分 文字奇迹

里尔克:更新的火却在消失 / 3

庞德《比萨诗章》的秘密 / 14

白银时代作品:百年前的文字奇迹 / 26

勃留索夫的艺术忠告 / 42

吉皮乌斯女士的诗歌信仰 / 52

赛弗尔特,他的诗能为我们疗伤 / 56

我怕故我写:赫塔·米勒的一首诗 / 62

萨迪·优素福的矛盾心情 / 67

在西默斯·希尼以外 / 72

把想象发挥到极致 / 79

第二部分 在书斋里革命

- 拉丁美洲文学衰歌 / 89
- 博尔赫斯:在书斋里革命 / 99
- 把神圣的学术殿堂变成时尚 / 108
- 伊利亚·爱伦堡笔下的人物 / 117
- 三位现存的大家 / 120
- 拉什迪评说君特·格拉斯 / 123
- 佐·詹妮:冷漠的年轻女小说家 / 126
- 百年不孤独 / 129

第三部分 智慧世界的引领

- 最初读到的叶芝的诗:《基督重临》 / 139
- 令人难忘的《英雄挽歌》 / 144
- 不知怎的就被这首诗折服了 / 150
- 曼杰斯塔姆在沃罗涅什所写的诗 / 156
- 与中国诗人有缘的罗伯特·勃莱 / 162

第四部分 对现有价值的偏离

- 《诗人之书》:放弃或准备 / 167
- 从诗歌的针尖向上作的亡命一跃 / 178

一次新诗向古典诗歌靠拢的实验 / 183

《现代汉诗一百首》的妙意和雅意 / 189

反对烦琐、非个人化、严肃和英雄主义 / 193

相对主义的写作 / 196

一位教授看“现代诗主义大展” / 203

对现有价值的偏离 / 208

第五部分 阅读群星

孔子的美好愿望 / 221

宇文所安的《迷楼》 / 227

阅读群星 / 231

《巴比伦彩票》中我与博尔赫斯重叠的部分 / 235

当我关上了书本 我就打开生活 / 238

第六部分 诗评唐诗

李商隐的咏史诗《隋宫》 / 247

心目中最好的唐诗 / 250

唐诗就是唐诗 / 255

诗评唐诗 / 260

第七部分 读书笔记

诗歌的回归与创新 / 279

在杭州的读与思 / 288

附录 自言他语

“我生来不是斯芬克斯的石匠”

——有关诗歌问题的一次谈话 孙昌建 / 3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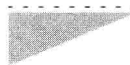
解读的可能性

——从余刚诗谈起 王依民 / 344

后 记 / 352

第一部分

文字奇迹



里尔克：更新的火却在消失

—

在心灵疲惫的时候，读一读里尔克，或许不失为自我调节的一种办法。至少它不妨碍别人的什么事，也不会坏了自己的味觉。

要说勒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（Rainer Maria Rilke，1879—1926）的深邃、孤傲和忧郁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，他的照片看上去真是太忧郁了，甚至没有一丝笑意。但是里尔克最大的特点是敏感，在近乎忧郁的敏感中暴发旷日持久的激情。而这激情又十分内敛，内敛到几乎抽象，内敛到几乎就是一首现成的诗。

我一直把他的那首精彩到几乎令人窒息的《豹——在巴黎植物园》作为自己喜爱的第一好诗去对待，这固然与我较早地读到这首诗有关，但比较奇怪的是，无论我在何时读这首诗，都会有一种亲切感，都会产生一种近乎无穷的力量，都能抚慰一下我的不知从何而来的，甚至感到难以抹去的巨大忧伤。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？细想了一下，感到是那只豹子强有力的、优美的走动与无奈被囚禁打动了，同时也是这种极富动感的写法打动了：

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

缠得这般疲倦，什么也不能收留。

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，

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。

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伐，

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，

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，

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。

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。——

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，

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——

在心中化为乌有。

（冯至译）

多么开阔的视野，又是如此贴切的比喻。它把困兽、人类犹作困兽斗的情形写得如此形象，又如此深刻。对于这类含义多重又善于描写生存困境的作品，我总是乐于接受。“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/缠得这般疲倦”，是如此的震撼人心；“走不完”这三字十分传神，是永无尽头的一种意思；“缠得这般疲倦”也是，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只豹子是如此的英雄气短。而“什么也不能收留”，加剧了这种感觉。“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”一句，使我想到了太多的东西。我试图为它找一条出路，当然也是想为自己找一条出路，可是没用，因为在千条的铁栏杆面前谁都无能为力。哪怕是里尔克曾经接近过的大诗人叶芝，哪怕是里尔克自己，哪怕是更加伟大的天才。而千条的铁

栏杆在视觉上又是如此的广阔和深不可测，给人雄壮之感。可以说，它在视觉上夺去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，就好像是荒诞派戏剧比如《等待戈多》里的一幅布景。

我甚至在想，巴黎植物园的这只豹子是否还在走动，它的强韧的脚步是否还迈着柔软的步容？不管在与不在，我又能为它做些什么？我曾经到过巴黎，也曾经在塞纳河畔散步。巴黎对于我就像是一只巨大的、优美的猎豹，可是它那石头或者混凝土堆积起来的城市出路何在？我看不到。我也为自己惶恐，到了巴黎又怎样呢？一直牵挂在心，却又深感无用的诗艺会更精进一层？我的人生会出现巨大的曙光？我看不到。我甚至在著名的凯旋门前惶恐，它究竟是英雄的象征还是血泪的堆积？当我随车向另一座城市里昂进发时，我发现早晨的巴黎在远处十分落寞，并不比我看到的其他城市神奇。

实际上，里尔克自己也是很喜欢这首诗的。在他晚年所写的《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》里，他重复了他早年的意象，再一次写到了它：“哦，这是那只从未有过的动物。“他们从未见过它”；但总是，他们喜爱/它优雅的动作，以及它站在那儿/用清澈的目光，平静凝视他们的姿态。”他们从未见过它，这是里尔克的新发现，有谁知道一只豹子的感受？有谁知道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？而它“清澈的目光平静凝视他们的姿态”，更是一种新境界，是的，这物质的世界，或更敏感的心也一直在凝视着我们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

顺便说一句，在我心目中，美国诗人华莱士·史蒂文斯（Wallace Stevens，1879—1955）的《坛子的轶事》为

第二好诗，那只凭空放在山顶上的坛子，居然能使所有的群山都倾斜过去，这实在令人神往。

二

里尔克是敏感的，超越时代的。他的《预感》一诗在我看来可比作爱德华·蒙克（Edvard Munch, 1863—1944）的画作《呐喊》，以整个人类为背景，视野广阔，意象深远，无愧为时代的风向标，更可看成一幅自画像：

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。
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，我必须忍耐，
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：
门依然轻轻关闭，烟囱里还没有声音；
窗子都还没颤动，尘土还很重。
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。
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，
又把自己抛出去，并且独个儿
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。

（陈敬容译）

或许还可以说它更像是一个思想的先行者所写的诗。它把自己毫不犹豫地抛置在时代的大潮之上的写法，以及人在时代的大潮里深深的孤独，深深打动了。在大时代的面前，诗人有为，有为的是他的敏感和敏锐，“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”；同时又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的是，他只能“独个儿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”，听任时代大浪淘

沙般的变迁。这份深深的孤独感，将被铭刻在所有的时代，并成为所有孤独而又敏感的诗人的写照。而仅仅只用了九句，就把时代和一个人在时代面前的表现写活了，太富于表现力了。

有趣的是，仅仅是“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”一句，而被一个当代的名诗人认定里尔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。这固然夸张了点，但这首诗有力的结尾，确实把本来小写的人写大了，这份功力在今天不再有。但是我认为写得更好的应是他的《秋日》和《啊，朋友们，这并不是新鲜……》。《秋日》侧重于个人感受，所以它的语调是平淡的、克制的：

主啊！是时候了。夏日曾经很盛大。

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轨上，

让秋风刮过田野。

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；

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，

迫使它们成熟，

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。

谁这时没有房子，就不必建筑，

谁这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，

就醒着，读着，写着长信，

在林荫道上来回

不安地游荡，当着落叶纷飞。

（冯至译）

它是从夏天的成熟和盛大写起的，可以说极尽平淡之

能事，并将情绪控制在可叙述的范围内：“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；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，迫使它们成熟，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。”可是这种平淡、克制却偏偏是假象，是一种铺垫，因为这首诗真正的目标是——“谁这时没有房子，就不必建筑，谁这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。”在我的感觉上，这两个句子几乎是喷涌出来的。没法比这说得再好了，这个斩钉截铁的句子，不作一丝修饰的句子，一下抓获了我们的心！我们一年到头忙忙碌碌、四处奔波，我们一心一意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，到最后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好，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冬。而最要命的是，我们已经来不及建造自己的房子了！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，与其说是冷酷，还不如说是判决。

说里尔克是最早的表现主义者也好，还是只认定他是最初的一个存在主义者，反正这首诗写的是人的困境，或者说写的是人们即将面临的困境，而这个困境与《豹——在巴黎植物园》所展现的处境一样，几乎是无解。里尔克根本没有写到绝望，可诗里偏偏都是绝望；里尔克也没有写到无精打采，可这里几乎处处是无精打采，根本就无法振作精神，而事实就是这样。至少我知道在某些时候，自己的内心满目疮痍，什么都不堪一击，什么都可以击败我，而且，这还与曾经有过的很盛大的“夏日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不是吗，我们曾经有过一些辉煌，虽然这样的辉煌在真正的辉煌面前不值一提，但毕竟也辉煌过一把。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沧桑感。

与《秋日》不同，《啊，朋友们，这并不是新鲜……》倒是热情如火，可是这种热情如火并不针对一个人，甚至

人类，它针对的似乎是全宇宙：

啊，朋友们，这并不是新鲜
机械排挤掉我们的手腕。
你们不要让过度迷惑，
赞美“新”的人，不久便沉默。

因为全宇宙比一根电缆、
一座高楼，更是新颖无限。
看哪，星辰都是一团旧火，
但是更新的火却在消逝。

不要相信，那最长的传递线
已经转动着来日的轮旋。
因为永劫同着永劫交谈。

真正发生的，多于我们的经验。
将来会提取最辽远的事体
和我们内心的严肃溶在一起。

（冯至译）

这是在说什么呢？你可以认为他是在说生存与死亡，也可以认为他是在说短暂与永恒，你也可以认为他在说文学流派，或是品评各类艺术的高低，甚至是政治。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“星辰都是一团旧火，但是更新的火却在消失”，促使我更加的重视传统，促使我不再像过去一样，一味地去追逐新的东西。而且我也可以藐视一些貌似

强大或十分蛊惑人的东西，因为“这并不新鲜”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已经过时了呢，或者曾经有价值的东西一概变得无价值了呢，未必，因为“星辰都是一团旧火，但是更新的火却在消失”，谁知道谁更有价值，或更无价值呢？

三

当然说到里尔克，不能不提他的《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》和《杜依诺哀歌》。这是奠定他诗歌地位的两部作品。这两首长诗都以冥想见长，可是从感情色彩上我更倾向于《杜依诺哀歌》。

他不断地怀疑，怀疑自己，怀疑一切，可是在怀疑中他又不得不对生存予以肯定。可以说，在《杜依诺哀歌》中他什么都冥想到了。他问：“我们能够支配谁？”

他说，“即使英雄的没落也是一种为了存在的遁词”，“因为无处可以滞留”。

但是他又发问：“他曾经开始过吗？”在《第九哀歌》中，他写到了为什么是哀歌而不是其他：

最最短暂的我们哟！一次

每人仅仅一次。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了。

生命的短暂，这就是很多困苦或困顿的原因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里尔克还是乐观的，正如他在《第十哀歌》中所写：

而上方，星群。新的。

放大了看，这就是诗艺，因为他的诗艺一直隐身在诗